

A Redbird Christmas

圣诞节红雀

[美] 范妮·弗拉格=著 张建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A Redbird Christmas

圣诞节红雀

[美] 范妮·弗拉格=著 张建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5529 号

A Redbird Christmas

Copyright © 2004 by Fannie Flag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Agency,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诞节红雀/(美)弗拉格著,张建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名原文:A Redbird Christmas

ISBN 7-02-005292-4

I. 圣... II. ①弗... ②张... III. 长篇
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7518 号

选题策划:卢晓怡

责任编辑:刘 乔

封面设计:高静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38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1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定价 15.00 元



作者简介

范妮·弗拉格，一九四四年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十九岁开始从事写作，并成为电影演员，曾与一些好莱坞大牌如杰克·尼克森等合作，在百老汇音乐剧中担任过主演。相比之下，她在写作方面的成绩更令人刮目。其写作范围涉及小说、电影、电视及戏剧。多部小说曾名列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如《戴茜·梅和神奇的男人》，《油炸绿番茄》，《欢迎光临人世，闺女！》，《站在彩虹中》等，其中《油炸绿番茄》被搬上银幕并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奖提名。



特约策划：卢晓怡 / 责任编辑：刘乔 / 装帧设计：高静芳

译者前言



在芝加哥寒冷潮湿的冬天即将来临之际,五十二岁的坎贝尔应保险公司的要求去医院做每年一次的例行检查,却不料医生判了他死刑,说他最多挨不过圣诞节,也就是说,活不了两个月。同时医生建议他尽早离开芝加哥,找一个气候温暖的地方过冬,或许还能多活个一年半载。根据医生给的一本介绍某疗养院的小册子,坎贝尔阴错阳差地来到了亚拉巴马州一个叫“迷失的河流”的地方,认识了几个寡妇和老姑娘,跟一个遭到遗弃的残疾姑娘帕齐和一只被好心的小店老板救活的红雀杰克交上了朋友,从此生活发生了谁也料想不到的变化……

以上是本书的故事主线。从总体上来说,这是一部洋溢着亲情、友情,又有一丝淡淡的哀怨,并时时透露着幽默的作品,秉承了作者一贯的以情感人的风格。书中刻画几个人物色彩鲜明,形象生动。我们不妨先来认识一下他们:男一号坎贝尔,他是个孤儿,刚出生就被扔在教堂门口,因为装着他的篮子里有一罐坎贝尔牌罐头,他就叫上

了这个名字。因为抽烟、酗酒，他被妻子抛弃；因为抽烟、酗酒，他被健康抛弃。但是当个咨询电话使他来到“迷失的河流”之后，那里温暖的气候、淳朴的民风，让他的命运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终于找到了曾经“迷失”的自我。女一号克莱弗登太太，年近半百，风韵犹存，更有一副助人为乐的热心肠。当她第一次接到坎贝尔的电话的时候，下意识地感觉到，他会成为她那个脾气乖戾、遭受过爱情打击的妹妹的丈夫，于是盛情邀请坎贝尔来她们这里过冬。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历过一系列的事情后，她的妹妹不为坎贝尔所动，倒是曾经痛失相濡以沫的爱人、决定不再嫁人的她，居然在坎贝尔面前动了“芳心”。男二号罗伊，他是一家食品杂货店的老板，也是当地为数不多的适合婚娶年龄的老男人之一，但是年轻时与青梅竹马的恋人上演的一出“罗密欧与朱丽叶”，让他谈“爱”色变。而就是他，从树林里救回一只受伤的小红雀，促成了它与被父母遗弃的瘸腿姑娘帕齐之间一段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说到这里，自然就带出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它就是红雀杰克，这个不会讲话的朋友，却聪明异常，在罗伊的调教下，学会了一套小把戏，每次演出都能赢得满堂彩。它成了瘸腿姑娘帕齐的朋友，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当它不幸死亡后，为了瞒住帕齐，罗伊不惜抛弃几十年的恩怨，到河对岸去向当年棒打鸳鸯的朱立安求助，从而为后来的“化干戈为玉帛”埋下了伏笔。用坎贝尔的话说，“一只小鸟居然改变了这么多人的生活，是不是让人惊奇呀？”作者以这只红雀为书名，实在是用心良苦，妙趣天成。

认识了书里的人物,也大致知道了书的内容,我们是不是应该来认识一下向读者奉献出这样一部颂扬爱情、亲情和友情的“主旋律”作品的作者呢?

范妮·弗莱格,一九四四年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十九岁开始从事写作,并成为电影演员,曾与一些好莱坞大牌如杰克·尼克爾森等合作,在百老汇音乐剧中担任过主演,也算是小有成就。相比之下,她在写作方面的成绩更令人刮目。其写作范围涉及小说、电影、电视及戏剧。多种小说曾名列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如《戴茜·梅和神奇的男人》,《油炸绿番茄》,《欢迎光临人世,闺女!》,《站在彩虹中》等,其中《油炸绿番茄》被搬上银幕并获奥斯卡最佳改编奖提名。她的作品多为描写当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不追求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不渲染情色暴力,始终像在邻里之间叙家常那样,在不动声色中让读者受到人间真情的感染,因此,她的作品在美国得到数以百万的各阶层、各年龄段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当今中国这个提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的国度,相信范妮·弗拉格也会找到众多的知音。

闲话少说,让我们赶紧随着作者的娓娓叙述,到亚拉巴马“迷失的河流”去体验一下坎贝尔、弗莱克登太太们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吧。但愿我们不虚此行。

目录

- 1 · 译者前言
- 1 · 风城
- 16 · 你好,接线员
- 24 · 食品杂货店
- 34 · 河滨路
- 38 · 梦幻般的亚拉巴马
- 59 · 八点开席
- 65 · 圣诞晚宴
- 80 · 一个小客人
- 85 · 不一样的日子
- 88 · 一个困境
- 96 · 冬天

- 106 · 一种觉醒
- 109 · 一次拜访
- 120 · 一个奇景
- 124 · 陌生人
- 130 · 助手
- 133 · 船上的两个人
- 154 · 离家
- 158 · 大城市
- 164 · 在医院里
- 177 · 又一个圣诞节
- 192 · 尾声
- 193 · 食谱

风 城^①



时下才十一月一日，但芝加哥已经遭到了这个季节第二次风灾的袭击。奥斯瓦尔德·T·坎贝尔赶着去就诊，他感觉自己踩进了每一个可能踩进的冰冷、肮脏、齐踝深的白雪泥浆里。当他终于赶到诊所时，已经用完了他那相当庞大的咒语库里的每一个咒语，这些咒语一部分是他在短期服兵役时学到的。一个接待员接待了他，递给他一个带弹簧夹的写字板。

“坎贝尔先生，我们收到了你所有的病史档案和保险单，但是奥比切克医生想要每一个新病人的简历，所以，请你把这张表填一下，好吗？”

哦，天哪，他暗自嘀咕道，怎么老是要填表呀？但他还是客气地点点头，坐下填了起来。

姓名：奥斯瓦尔德·T·坎贝尔

① 风城为美国芝加哥的别称。

圣诞节红雀

住址:德索托旅馆,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伦依大街
1428 号

性别:男

年龄:52

头发:略……红

眼睛:蓝色

身高:5 英尺 8

体重:161 磅

婚姻状况:离异

孩子:无,谢天谢地

关系最近的健在的亲戚:前妻,海伦·格温太太,伊利
诺伊州莱克福里斯特市霍普街1457 号

请将病状自述列于下表:

幼兽队需要一个新的二垒手。

表上需要填的问题还有很多,但他只是让它们空着,
然后签上名字,递还给了接待的姑娘。

稍后,他接受完检查,穿着一件灰色的裸背薄棉罩衣,
坐在一间冰冷的房间里,冻得索索发抖,这时一个护士让
他穿上衣服;医生在诊室等他。他不仅是从骨子里觉得
冷,刚刚在很多简陋的地方这里被捅捅,那里被戳戳,弄得
浑身酸痛,而且这会儿,雪上加霜的是,当他打算把鞋子和
袜子穿上时,却发现它们依然冰凉,潮湿。他费力地拧出
袜子里的水,袜子退了色,和着染料的水弄得满地都是。

这时他发现他的腿上都被染成了深蓝色。“哦，天哪！”他嘀咕道，随手把袜子扔进废物篓里，穿着凉飕飕湿漉漉的皮靴嘎吱嘎吱地沿着过道走去。

他坐在诊室里候诊，感到厌烦，不自在。这里没有可供阅读的东西，他又不能抽烟，因为他跟医生撒谎说，他已经戒烟了。他扭动着脚趾，想让它们暖和起来，并四处打量着诊室。目光所及之处，一片灰色。诊室的窗里窗外都是灰色的。把墙壁刷成别的颜色就会要了他们的命不成？上一次他去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时候，就听一个女人说过颜色对情绪的影响。哪个白痴居然喜欢灰色？他一向讨厌看医生，但是他的保险公司要他每年做一次体检，这样，就会有某个新的医生告诉他一些他早就知道的情况。他刚刚看过的那个医生至少还挺客气，对他讲的笑话还笑了那么一两回，但眼下他只希望这家伙能快点。他看过的大多数医生都是上了年纪，快退休的，要不就是刚刚开业，需要实验品的。眼下这个是老医生。奥斯瓦尔德猜他七十岁甚至还出头。或许这就是他需要拖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吧。灰色的墙，灰色的地毯，灰色的罩衣，灰白头发的医生。

最后，门终于开了，医生拿着检验报告走了进来。奥斯瓦尔德说：“怎么样，医生，我还能参加今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吗？”

这次医生没有理会奥斯瓦尔德的强作幽默，而是在办公桌前坐下，一脸的严肃。

“坎贝尔先生，”他说，“有些话我真不想跟你说。通

常遇到这样的時候，我都希望能有个病人家属在场。我看到你把你的前妻列为亲属。你是不是给她打个电话，看她能不能来一下？”

奥斯瓦尔德突然停止了扭动脚趾，集中了注意力。“不，那当然不行。有问题吗？”

“恐怕是的，”他说，打开了病历夹。“我仔细查看了你的各种检查记录和病历，甚至叫了个过道那头的助手来会诊，他是肺炎专家。不幸的是，他同意我的诊断。坎贝尔先生，我打算跟你实话实说。以你目前的状况，你挨不过芝加哥的这个冬天。你应该尽早离开这里，到一个气候更温和的地方去。不然的话——嗯，坦率地说，我看你挨不过圣诞节。”

“呃，”奥斯瓦尔德说，似乎在考虑这件事。“这是真的吗？”

“对，是真的。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自从上次检查以来，你的肺气肿的状况已经发展到了危险的阶段。你的肺已严重受损，这是小时候的肺结核造成的，加上这些年你拼命抽烟，还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我怕这一切的后果就是一场重感冒引发另一场肺炎。”

“这是真的吗，呃？”奥斯瓦尔德又说了一遍。“听起来可不太好。”

医生合上文件夹，伏在办公桌上，直盯着他的眼睛，说：“是啊，是不太好。说实话，坎贝尔先生，鉴于你的病情加重速度之快，就算你去了一个气候较好的地方，我能给你的最乐观的预后也就是一年……也许两年。”

“你在开玩笑。”奥斯瓦尔德说。

医生摇摇头。“不，只怕不是玩笑。到了这个阶段，肺气肿已经累及了你的心脏和所有其他器官。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肺。我这么说可不是吓你，坎贝尔先生；我把实情告诉你，只是为了让你有时间妥当地安排后事。把你的财产料理好。”

虽然这个消息让奥斯瓦尔德目瞪口呆，但是听到财产两个字时，他还是差点儿笑出声来。他这一辈子，银行里的存款从来就没超过二百五十美元。

医生接着说：“相信我，我希望我的诊断的结果能够乐观一点。”医生的话是真心的。他讨厌向病人发布坏消息。他刚刚认识坎贝尔先生，但是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人见人爱的小个子男人。“你确定不要我替你叫其他人来吗？”

“不，没事儿的。”

“这个消息会多大程度地影响你未来的计划呢，坎贝尔先生？”

奥斯瓦尔德抬头看着他。“要我说啊，真他妈的麻烦，你说呢？”

医生同情地看着他。“嗯，是啊，那当然。我只是想知道，你未来都有哪些计划。”

“我脑子里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计划……但是我说什么也没计划到这件事。”

“是啊，当然没有。”

“我知道我算不上健康，但我不觉得我快要死了。”

“嗯，我还是那句话，你得尽快离开芝加哥，到一个尽

可能没有污染的地方去。”

奥斯瓦尔德一脸的困惑。“可芝加哥是我的家呀。别的地方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你有没有朋友住在别的什么地方——比如佛罗里达？亚利桑那？”

“没有，我认识的人全都住这儿。”

“啊……看起来你手头也很拮据。”

“是啊，没错。我只靠我的残疾人抚恤金过日子。”

“嗯哼。恐怕佛罗里达每年的这个季节的开销是很大的。”

尽管从没去过那里，奥斯瓦尔德还是说：“可以想像。”

医生叹了口气，靠在椅子上，试图想出一些可行的办法。“嗯，让我想想。……等一下，有这么个地方，以前我父亲总是把他的肺炎病人送过去，我记得收费是很合理的。”他看着奥斯瓦尔德，好像他知道似的。“那地方叫什么来着？靠近佛罗里达……”医生突然想起了什么，站了起来。“你猜怎么着？我还把他所有的病人资料保存在另一个房间里。我去碰碰运气看，或许真能找到对你有用的资料呢。”

奥斯瓦尔德愣愣地盯着灰墙。离开芝加哥？那他还不如离开地球算了。

奥斯瓦尔德离开诊室时，天已经黑了，天气依然寒冷。当他转过里格利大楼墙角时，河边一阵风迎面扑来，掀掉

了他的帽子。他转身看着帽子颠啊颠的,最终上下颠倒地落在了明沟里,然后像条船似的沿着大楼漂去。哦,见鬼,他暗自骂道,凛冽的寒风吹过他所剩无几的头发,他的耳朵开始疼了起来,于是他决定去追帽子。当他最终追到帽子,重新戴到头上时,他才意识到,他此刻穿着潮湿的鞋子,而且没穿袜子,戴的是一顶潮湿的帽子,他还错过了公车。等到下一辆巴士姗姗来迟时,寒冷的天气加上刚刚得到的吓人的消息,已经让他彻底麻木了。他上车坐下,看到了座位上方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的广告:**让这个圣诞成为最快乐的圣诞。尽早开始您的圣诞大采购。**他突然明白过来,就他的情况,他最好早点开始,或许现在已经太晚了。照医生的说法,要是他真能活着见到那一天,那么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

虽然他从没把圣诞节太当回事,但这总归是个奇怪的念头。他坐在车上,试图弄清楚这世界上没有他会是什么样子,行驶在斯泰德街上的巴士一路上摇摇晃晃的,不时地来个突然加速,原来这会儿赶上了交通高峰,马路上前堵后拥,无可奈何的人们把汽车喇叭按得震天响。更多的乘客挤上了巴士,一个个也都是气不打一处来。一个女人盯着奥斯瓦尔德,对她的朋友说:“男士一般总会起身给女士让座的。”他安自思忖道,女士,要是我能站起来,我会的,但是他的双脚依然毫无知觉。

大约五分钟过后,当他的手指能够动弹了时,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医生给他的小册子。第一页上有一张照片,像是一家大旅馆,但是很难确认。小册子退了色,好像